小 说

# 钓鱼少年

□半 夏

【1】

撂下碗，扯纸巾把嘴一抹，换好鞋，我拎起门口那弯把伞忙着出门。洗碗收拾是老陈的事。

脚跨出门了，又缩回身来，偏头丢一句话给正看电视新闻的老陈：“我上大堤去，找那个藏族姑娘。你若散步别跟我走相同方向，我往索道站那边去！记不得她的样子么就翻我转的微信！老陈，眼睛睁大一点嘛！”

没等老陈应我，我已闪身出了门。

【2】

一到夏天，傍晚的草海大堤就是城里人来纳凉吹风的地方。又值暑假，很多外地客拖家带口来凑热闹。举目祖国山川，似乎只有昆明凉爽呢。

7点来钟，天还亮堂得很。我眼睛在人群里睃来睃去，每个长得胖点的姑娘我都一个不拉地多看上两眼。

朋友俞先生这两天被一事弄得焦头烂额，他西藏友人家的小保姆藏族姑娘苏娜走失5天了，苏娜是陪着俞先生朋友的母亲来昆明旅游走失的，出走前，闹了个小别扭。今天的晚报客户端发了寻人微信，我转发了。

苏娜今年15岁，从没离开过西藏，从小生活在乡下，没怎么读书，汉语也不大会讲。朋友说警方调看的视频里，苏娜在西华园、西福路现过身。

我判断这孩子八成顺着开通不久的西福路朝草海大堤这个方向来了，我转发的微信里有一张苏娜前几天在大堤上的留影。

【3】

我从大堤的这头走到滇池边的索道站那，太阳还没落下山去。堤上游人越来越多，都忙着用手机拍晚霞，那云霞瞬息万变的。司空见惯的风景吸引不了我，我只想着苏娜。

平时散步，这大堤上正在长身体的胖墩男孩婴儿肥女孩多得很，今天偏偏特别少，身材像苏娜的只见着一个。尾上人家去瞅正面，那小妞鼻梁上架着一副大框眼镜。

茫茫人海，人海茫茫，苏娜，你在哪里？此刻，你是不是来西山这边看滇池了？

【4】

一个蓝衣少年和他牵着的大狗忽然吸引了我，拿起手机，对着少年和狗拍起来。太阳刚掉到山背后去了，天光变得温柔，镜头里的画面怎么拍都美。那大狗瓦灰蓝的毛色，是只尊贵漂亮的成年雪橇犬。

就在这时，夹在左腋下的那弯把伞的伞尖戳着人了，我感觉。出门带伞一为遮强烈的紫外光，出门时太阳还灿烂晃眼呢；二为防雨，今年的夏天，雨说来就来；三为爬上大堤的那二三十级台阶用，年过50，上下楼梯那膝盖忽然就用不上劲了，拄把伞自然。

“对不起！”不及转身，我先道歉。

扭头，伞尖戳着的是一个穿白T恤，半截牛仔裤的青涩少年。

“不好意思，追拍那只狗没顾着后面，你没事吧？”

他憨厚地朝我笑，摇摇头。

“见谅，见谅！”说着，我便转身想再去拍狗，那狗却拖拽着蓝衣少年跑出去好远了。

我举着手机撵了两步，作罢。

【5】

“阿姨！”

循声回头，是他，伞尖戳着的那位少年。

我看向他。

“阿姨，去西部客运站，在哪坐公交车？”

我环顾一下周围，正在红塔训练基地附近，基地大门口那有一趟小中巴到草海对岸的西山脚一个叫高峣的地方，高峣那再转车往马街方向走便可到西部客运站。可那边是郊区，车次很少，天已晚，不如去大堤那头的公交起始站往城里走一截，中途下来转车也是可到西部客运站的。

“小伙子，你一直顺大堤走，走到头，然后下大堤便有个公交车的起始站。到那你再看看站牌，瞧哪路车最合适，好吧？那边坐车人多些，安全。”

“嗯！”

【6】

苏娜，你身处何方？

跟少年说话时我的眼睛仍一刻不放松地扫描着来往的游人，我是来找失踪5天的藏族姑娘苏娜的，她几乎听不懂汉话，真是急人，我紧走了两步。

“阿姨，我们是同一方向？我跟你一起走吧，我怕找不到你说的那地方。”

“哦。”我应了他。

“哎，小伙子，你是外地人？西藏过来的？”

一心想着找苏娜，他的普通话疑似藏族人说普通话！

“不，我山西过来的。”

“山西哪的？”

“运城。”

“运城离长治近不？我那有朋友。”话有一搭没一搭地扯着。

苏娜，你不会藏在对面那睡美人山的肚子里吧？往前走时，我看了看对面的山峦，夜幕将临，黛青色的西山睡美人轮廓更分明了。西藏处处是高山，苏娜应该喜欢看水。这堤上人太多了，丽江来的那几个小伙、姑娘又在手鼓的击打里唱民谣了，地上摞着他们的唱碟三四堆，一下子围起很多看客。

苏娜失踪时穿的是桃红色T恤，银灰色弹力半截裤。

穿过围成圈的人墙，我的双眼梳篦着每一个来来往往的人。

【7】

“阿姨！你看！鱼！”

咦，忘了身边还跟着个他的！他走在我右边，手里一直提着个东西。

我听见了动静，鱼在他右手拎着的塑料袋里挣扎，塑料袋里有半袋水。

他从袋里捉出一条活鱼来了，右手食指抠着鱼腮给我看。

“鱼，鲤鱼！我钓的！”

这孩子想卖鱼给我？

我盯了他一眼，单眼皮的孩子。四处亮起来的灯光里，他脸颊上有晒得黑红的两团。

“你钓的鱼？有十多条吧，五六斤了！哎，你的钓竿呢？”

撒谎在我这逃不过眼去。

“阿姨，我用甩钩钓，一根鱼线一个钩外加一坨饵就钓！”

“甩钩能钓这么多？滇池里鱼真多啊！”

“嘿，我钓一天了！滇池好玩，每周我都来钓，一钓就一天！”

看着他，我开始猜他的年龄。他该比苏娜大两三岁，失踪的苏娜15岁。

我眼扫着迎面过来的每一个人，心不在焉地跟他讲着。

“来昆明打工？你几岁了？”

“嗯，今年17了！”

“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？”

“读到初二，就跟我爸来昆明打工了。”

“做什么工？”

“洗车！一月挣1500块钱！”

“够用不？”

“我爸开房钱开伙食钱，零花够了。”

“你爸干啥呢？也洗车？”

“他在一家公司！”

山西少年说“公司”二字时透着一股傲骄劲！

“公司？你爸开公司，做啥？”

“是我舅开的公司！嘿嘿，还可以不？”

“哦，你爸是公司白领，那他咋不让你继续读书？”

“我讨厌读书。我的理想就是天天来滇池钓鱼！”

我还没应他，他抢着说：“阿姨，前两天，有个老板放生了一条这么大的鱼呢！老板前脚走，人家就用网打上了那条鱼，站在路边卖，开车路过的一个老板秤都不秤就给掏了五张大票子，那鱼要是我捉到就好了！”

他说这么大的鱼时，排开了他的双手，夸张欣羡的表情。山西少年毕竟还是个孩子呢！

“哦，原来你钓人家放生的鱼，怪不得钓了那么多！放生的鱼有点呆吧？手都可捉？呵呵！”

“嘿嘿，那也得等放生的老板走开了才能去弄，对不，阿姨？”

“你们一家子都从山西过来了？钓的鱼拎回家吃？”

“不，西部客运站那边有老板要，给我30块钱，我得赶紧给他送去！”

西部客运站离这那么远，即便跨草海直线过去也有七八公里吧？对了，藏族姑娘苏娜不会从西部客运站那坐车离开昆明城了吧？警方的街边探头视频里她只在西福路上闪现过一下，然后断了线索。

【8】

“阿姨，你在公司上班？一月挣大几千吧？”

我被山西孩子毫无顾忌的问话又扯了回来。

“公司？公司上班的人可不是我这样子！公司里上班的人不会穿我这样的布衣布裤布鞋。”

“哦。阿姨，你家就在这附近？”

这孩子，包打听？么意思？我盯了他一眼。

“你家就你一个孩子？你爸租的房在哪？来昆明多久了，你？”

之前就他牵着我鼻子转，问这问那的，没大没小地乱打听！天全黑下来了，我不想再跟他啰嗦。

“还有我姐，她本来也在昆明打工，不懂事，忙着谈对象了，我爸去年把她撵回老家去了。”

“你姐大你几岁？”

“4岁。她不听我爸的话。”

“你姐20出头，该谈恋爱了呀！”

“不好吧？我爸说我姐年轻不懂事，不能谈的！阿姨，你几个孩子？你允许你孩子谈恋爱不？”

“巴不得他谈呢！”

“阿姨你可真好！你孩子读高中了吧？”

什么眼神？这孩子！我儿子都工作了。

来昆明两年了，白天晓得搭公交车来滇池边钓鱼，回去就不知道怎么乘车了？我可没耐心再跟他闲扯！我正穿来梭去地寻找藏族姑娘苏娜，她来自拉萨，几乎不会说汉话，胆小内向，赌个小气就跑了，已失踪整整5天了！得把山西小伙打发走，我好专心寻人。

“阿姨，你有事吧？”

“是啊，我在找个人，一个西藏来的小姑娘。她走失5天了！”

我点开手机，我手机的界面停在我转发的那微信上，我调出苏娜的照片给他看。

“嗒，就是她！不会说汉话，你今天一直在滇池边钓鱼，见过她么？”

“没见过！”山西少年凑近我手机看了看，摇着头说。

“哎，小伙子，都8点一刻了，快去坐车吧！晚了，搭不上车就麻烦了，你至少还得转一趟车！你朝前再走200米，下大堤，路对面就是公交车站。看，看见没？车出车进的那里！你过去后再问问人家坐哪趟车合适，会看站牌吧？”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说。

“阿姨，真那么晚了？”

我还真没见他手上捏有手机，也没见他有腕表。现在，谁不在玩手机啊？对，苏娜也没手机，没手机GPS定位也找不到她！

“是啊，8点一刻，你快去赶车！”

他朝前紧走几步。

他下大堤时，我才意识到他既没谢我，也没说再见，更没回头。

我朝前走了两步时再回头看他背影，看着他大步下完台阶。

忽然有点不放心，没见过世面的钓鱼少年，来自山西运城。

他走远了，我似乎还听见那些鱼在塑料袋里蹦跶的声音。

【9】

我又回到了起点，站在大堤起始处。特意看了一眼那块写有“观鸥绝佳处”的大石头，想起苏娜前些天在那的留影。我决定走下大堤再去西贡码头那方向转转。那边是个商业娱乐区，打工仔打工妹蛮多的，苏娜失踪那么多天了，她身上只有100多块钱，她会去打工么？

我匆匆下了大堤。

今天上午，转了苏娜失踪5天的微信后，跟贴者众。圈里用友好些人提醒我这样的信息不靠谱，我没复，用友俞先生这两天一直在忙的事还会不可信？我今天一直幻想着，在人群中认出苏娜来，然后打电话给朋友来领人。

最近身体不舒服，请了公休假，离开城里来滇池这边静养，只做些简单的事，规定自己每天早晚走两万步。现在规定自己，寻找苏娜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

一辆又一辆公交大巴从我身后开过去，每过去一辆，我都神经质地偏头看灯光明亮的车厢里是否有苏娜，是否有那山西孩子。没有。寻找苏娜的心思不时又被那山西孩子扯了过去。

西贡码头的超市、药店，我一一穿过去，饭馆都打烊了。

没有苏娜的影子。

回吧。回的路上经过一家白天很热闹现在黑灯瞎火的洗车行，又想到山西运城过来的那孩子，他代替苏娜占据了我的内心。一个懵懂不更世事的少年，钓了一天的鱼，可能还没吃上饭。

夜间10点了，迎面开过来各路末班车，灯火明亮的车厢内没有苏娜，没有山西钓鱼少年，只稀稀落落地有几个年轻人坐在上面，大多数人低头玩着手机，一对年轻情侣在后座上拥吻。

那少年可坐上车了？可到他父亲的租屋了？那些鱼都活着交给餐馆小老板了，换得30块钱？

没寻找到失踪的苏娜，我却极有可能误指了一条路，让那个拎着鱼的少年还在这夜的黑里东奔西走，弄不好又走失一个少年。唉，我隐隐地不安起来。

为什么我不给他要个滴滴快车，直送他去西部客运站？不就花我20来块钱？

【10】

沮丧地回到家，老陈在看电视。进门脱鞋时，他脚榆我一句：“藏族姑娘没找到？”

腰酸腿痛的我回他一句：“茫茫人海，你亲自去找找试试？唉，藏族姑娘没找到，可能又走失山西一少年了！唉，老陈，你就没挪窝帮我出去找找藏族姑娘？没良心的！”

我寻思捣临地想发脾气，没好气地给老陈絮叨了山西少年的事。

“老陈，你说，我咋不给山西来的少年要个滴滴快车呢？”

老陈“嗯”“啊”地应着。

去卫生间胡乱洗了脸脚，回到客厅，把整个身子蜷进沙发的怀抱里时，老陈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说的那小伙可能我遇着了！他手抠着鱼腮对我说，叔叔，鱼！鲤鱼、鲫鱼、白条鱼，我没想要，他却一直尾着我，我说没秤你咋卖？他说趸卖！通通4块钱一条，不论大小。不想要，我就杀个狠价，还了个价，2块钱一条。他说鱼是他钓的，钓了一整天，他家在马街，还饿着肚子呢。我买了，讲成3块钱一条。”

“啊？！你买鱼了？”

我从沙发上一骨碌坐起身，眼睛盯着老陈，厨房那隐约飘来一股鱼腥气。

“15条鱼，大大小小，拢共45块钱，划算！鱼都还活着，我已剖好喽，只等着你亲自下厨去油煎了！”

“老陈，卖你鱼的真是那孩子？山西口音？”

老陈打个大哈欠看着我：“你说啥？”

电视新闻的滚动播报还是先前那几条，烦人。

钓鱼少年抠着鱼腮的样子浮现在我眼前。

厨房的不锈钢洗池里，果然有鱼十数条，大小不等，全开膛剖肚翻着白眼。

“老陈！你剖的鱼你煎，我没心肠。今天好累，我睡去了！”

我对沙发上冲瞌睡的老陈咦了一句。

【11】

躺上床，习惯性地点开手机刷朋友圈。朋友俞先生有一封私信给我，点开：苏娜半小时前找到，人在西山区碧鸡派出所那，两天前被西山脚开农家乐的一对夫妇收留，那对夫妇今晚看见西山区公安局的协查通报后把她送到了派出所。我现在正同西藏朋友开车去接她途中。

私信是一个小时前发的。

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一根筋地想：山西口音不是谁都会说的！无知无顾忌的懵懂样也不是谁可以装的。

钓鱼少年不是卖鱼少年，卖鱼少年并非钓鱼少年。

对不？

走失的藏族姑娘苏娜找回来了，来自山西的钓鱼少年今晚失踪。

长篇小说

# 有的人

○庞余亮

## 有的人喜欢钱

日子一正常，原来的不正常变成了梦。那梦如一辆快速行驶的公共汽车，坐在这辆公共汽车上的彭三郎跟着它不停拐弯，拐了一个又一个大拐弯。那段时间里，他紧紧抓住座位椅子，努力斜着身子。后来倾斜成了习惯，反而不习惯日常的平衡了。

后来平衡了，正常了，彭三郎的身体醒了，他时时感到有很多火花在身体里乱窜，那火花既是熟悉的，又是陌生的。仿佛原来他写诗时的灵感的火花，但又不完全是那样抽象而纯粹的火花，而是多了许多具体的、暧昧的、浑浊的火花。那火花的舌头全是不好说出的鱼腥味。

彭三郎秘密约了白若君，白若君问他有什么事。彭三郎很轻佻地说，他要偿还。白若君问他偿还什么？彭三郎说，先偿后还。白若君说，这不是一个意思吗？彭三郎说，哪里是一个意思？这个偿还的偿一个有单人旁。白若君挂了电话，彭三郎知道，如果她不说忙，那就是同意了，而是地点就是白若君的家。

彭三郎跟张荠麦说，这几天要回文化馆的宿舍写作，张荠麦没说什么，这几天她的心完全在小胖子彭小北的身上，每天换着不同的食谱来喂彭小北。其实人家医生是说，小胖子要加强锻炼，只有锻炼才能增强免疫力，而不是食补。再说，彭家人的禁忌，令张荠麦只能选择肉禽类，这样吃下去，等于把彭小北这个小胖子努力变成一个大胖子。彭三郎并不想和张荠麦把这个话题纠缠下去，纠缠到最后，张荠麦就会说，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难道我在害他？！

是啊，妈妈怎么可能害儿子呢？怎么也说不清的道理。还有，彭三郎的心也不在这个话题上，他的心在白若君的“山洞”。

“山洞”的典故出自白若君买房的理论。前几年，因为房子不停地上涨，圈子里的人都纷纷赞白若君有眼光，早早买了大房子。白若君自嘲说到了母系社会，以及母系社会的山洞。白若君的“山洞”就如此成名。

那个晚上，彭三郎的“偿还”淋漓尽致，“山洞”潮湿、幽深，彭三郎气喘吁吁，他按住了胸口，生怕那颗心跳出来。结束后，一阵阵疲倦袭来，像一层层被子，紧紧裹住了他。后来，他又醒过来一次，身边的白若君像一只猫无声无息地盯着他看。彭三郎没问她为什么不睡觉，转过身去，闭上眼睛，头脑中尽是诗句在涌动，就像烧荒的火一样，一明一灭，一灭一明。

彭三郎是次日下午回家的，满脸倦怠。张荠麦很狐疑地看着他，但没追问，给彭三郎下了一碗鸡蛋面。

一碗鸡蛋面下了肚，彭三郎感到身体的火焰又复活了，开始是星星点点的，再后来就有了火苗，往外小心地探，他一把抱住了正在洗碗的张荠麦，褪下张荠麦的裤子，从后面使了劲，张荠麦低声骂了声流氓。张荠麦的骂声很是有用，彭三郎的力气更大了。

张荠麦不骂了，说，我要出去找工作了。

张荠麦又说，小胖子要在学校食堂吃饭了。

彭三郎什么也听不见，他一个劲地往前送，头脑中咕噜咕噜地冒出了诗句，很多大红的花朵在盛开，在啼叫，在嘶鸣，彭三郎的眼睛耳朵里全是大朵大朵张着嘴巴叫喊的红花。

“它在啼叫，它在嘶鸣，它在黑夜里

拼命地呐喊，夏日红花已开——

夏日红花已开了，众生喧嚷

在白日里重来。” （七）

非虚构

# 流浪的女儿

○孙爱雪

村西和村北陡峭的小河深陷在酱黄色的淤土里。波光粼粼的水面像一道柔软的月光交叠着夜晚的神秘。如此安详的小河两岸总是流淌着浓郁的豆香和阵阵悦耳的虫鸣，雨后清新的气息散发出的是泥土的芬芳，带着一丝淡淡的水草的腥气，仿佛小河的呼吸，弥漫出植物渗入的味道。落叶小舟一样在河面飘浮，水鸭静静地卧在水波之上，云彩在水底若隐若现，柳丝的长辫抚弄着水湄的青草，青蛙没有长大之前黑色的花纹一样镶嵌在镜面一样的河水里。

是我们扰乱了小河的幽静。十几个，有时二十几个，或者更多，有时也更少。小男孩和小女孩像小蝌蚪一样亲近着这条古朴的小河。我们从长着白色绒毛的豆地间的小路逶迤而去，在浅浅的小河边把上衣脱下扔在豆地里。女孩子穿着裤头，男孩则赤身。十二岁之前男孩夏天一律光腚，贫穷村庄习惯于这样的风气，没有人觉着不雅或有什么忌讳。他们晃动着赤黑的身体在村庄里窜来窜去，滑泥鳅一样哧溜一下滑到河水里。小女孩们小心翼翼地在河边试着水温和深浅，慢慢向河心走去。

在一处宽阔的水面，水深清凉，那是大男孩占领的区域，小男孩和小女孩不敢去，大人吓唬我们那里面有水鬼，有马鳖，还有水蛇。我们只能在远离开阔水面的河沟里洗澡，一道浅浅的水湾绕在豆地间，对岸的红薯秧垂下来，红薯快熟的时候，男孩子爬上岸去扒红薯，把白灵灵的红薯泡在水里，边吃边浮在河面上拍打水花。小惠和七羽从河坡上往下打滑溜，像青蛙一样一下跳到河心，有一次七羽的屁股划破了，血流到河里，我们都吓坏了。

夏天的雨水把两岸的泥土冲刷进小河里，小河改变着河水的深度，也改变着河面的宽度。河水浸泡着两岸，那些柔软的泥土滑进小河里，从豆地里流进小河里，雨水涨满小河。夏天的河面和豆地平行，随着雨水的充足，河面向庄稼地里扩展，有低洼处的豆子泡在水里，露出豆叶青绿的顶芽。三五天水退去，太阳晒热豆地里的水，豆子不是被淹死，而是被烫死。

我家有二分地在河边，我不知道那块地为什么一直种豆子。去河边的时候从豆地里经过，紫色的豆花和白色的豆花一片粲然。父亲一个人蹲在地头的小河里。太阳的热，灼烧着大地，豆子软软的叶片抵抗着太阳的火舌。因为雨水充足，豆子从不怕太阳的暴晒。这时候，人抵不过植物，无论躲到哪里都呼吸困难，热汗淌满油亮的脊背。水牛走进水里，猪躺到稀泥里。井边的水洼里，一层新鲜的绿苔绒毯一样柔软。

我父亲在河水里蹲着，只露出半个头。不远处的河面上飘浮着一个个黑色的变形的头颅，那是村子里的男人，植物一样长在了水里。

白天的光亮渐渐减弱后，暗暗的夜要来了。一身水的男人一个一个从河水里站出来。他们光着脊梁，肩上搭一条辨不出颜色的毛巾，一走一晃地从豆地里往村子里走去。

夜晚的小河是一道柔媚的月光，轻轻地绕在村庄的周围。水是白色的，像银子一样闪闪发光。水温不热不冷，和肌肤的温度一样，浸泡在里面，一天又一天，白天和黑夜。

天完全黑下来后，小河是女人们的。从枣树下的阴影里，女人们沿着豆地边的小路向小河走去。幽暗的豆地向远处绵延而去，地边的小路窄窄的，只能容下一个人在上面行走。所有的人都排队一样走在地边，小孩子踩在大人的脚上，不是挨骂就是被巴掌击中。有时去早了，有男人还在河水里没有上来，女人们站在豆地里轰他，小路被堵死，他只能沿着小河向远处游去，从豆地里那边落荒而逃。

夜晚的河水退去白天的浮躁，水面的温热和深水处的清凉滋润着我们的肌肤。浸满粘稠汗液的身体在河水里玉一样柔软了。粗糙的女人身体在河水也是软的，她们像水一样的肌肤变得温润，轻柔的话语在小河里飘荡。

这是洗涤坚硬和劳累的小河。这是把男人和女人还原为最初的人的小河。是人的自然之处，也是自然的人在自然的洗涤中回归自然的情景。

上天给人热浪，也给人雨水。它有惩罚也有宽容，人像动物一样总会找到一种自我救赎的办法。于是有了蓄水的小河。是的，那时候的小河是蓄水的。田地里的雨水，村庄里的雨水，统统流到小河。小河在村庄周围，四通八达，连着村子里的海子，连着鱼塘，连着那些不规则的水塘。当雨水溢满村庄所有的低洼处，那些水便会顺着小路向小河淌去。

我小时候闻到的水的味道是腥味的水。活的鱼和黄浊的泥在水里汪着，急水是奔跑的，缓水是行走的，当水汇拢在小河里，它们安静地躺在岸的怀里，慢慢沉静，慢慢清澈，小鱼找到住所，泥浆沉于水底。于是我照见河水里我的模样，小辫子和瘦弱的身体扁扁地沉到水里，鱼群来了，蝌蚪来了，我的影子散开。我坐在河边照镜子，把脚丫浸泡到河水里，望着向东流去的河水想东边是最美的，河流的方向是令人神往的地方。如果小河能够带走我的身影，我还会回到小村找到我的家吗？ （七）

中篇小说

# 风·尘

○易 康

红船北上虽然是逆风而行，但船工桨手十分卖力。没过多久，船就到了江心。天风浩荡，吹得天上浮云飞渡，吹着江水滚滚东流。杜嫩对李甲说：“我答应过你，在渡江的时候，把紫檀街的故事讲给你听。”李甲说：不用了，这故事柳遇春已经讲过了。杜嫩说：“我故事跟他的不一样。妈妈寿辰，乞丐进门；宾客喧嚣，家奴逞凶。杜十娘本是置身局外——你总不能只听一个人的吧。”李甲说：十娘错了，不止一个人。杜嫩说：“公子错了，就只有一个人！”

话音刚落，江水骤然汹涌，船也跟着晃荡起来。一条鼓着锦帆的商船顺风顺水相向驶来，虽然是一掠而过，但船尾舟子的高歌却谁都能听得见：“长江长，长江之水天上来；长江宽，一步登天到江南；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秦淮风月抱满怀……”

李甲说：这曲词是柳遇春为你做的，他是个书生。

杜嫩仰天长叹：“杜嫩有眼无珠，虽阅人多矣，但看人只知其表，不知其里，最终铸成大错，为天下人笑，也算是自食其果。”

说罢，她转身走进船舱，缓缓坐下打开梳妆盒，沉吟片刻之后就开始对镜梳妆。李甲说：等靠了岸，新安生就会把你接过去。杜嫩只顾专注打扮，根本没去理睬他。李甲脸红了，他低着头喃喃道：“新安公子是个好人，而且颇有资财，想必你也知道。过去虽然有误会，但他终究会善待你的。况且，况且这对大家来说都是物归原主。”

船靠近瓜洲渡口的时候，杜嫩也打扮停当。她满头珠翠，风姿绰约；一身新衣，光彩照人。在过去的六年时光里，她风光无限，无数的富豪和公子为之折腰俯首、荡尽家产，这些人一心一意至死不悔。现在，终于到了谢幕的时候，她留给看客们的依然是炫目的华彩，就像当初粉墨登场一样。杜嫩不寂寞。

杜嫩提起红木箱子，问李甲：公子真的不想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吗？

江边已经聚集了很多人，他们看到红船渐近就向渡口这边靠拢。那儿还有座军营，站岗的哨兵也手搭凉棚往江中张望。他们像是事先受了约请，都来观看这最后的一幕。大家摩肩接踵吵吵嚷嚷，如同一簇簇蚂蚁堆积在长长的江岸上。

杜嫩拉着李甲的手走出船舱。她打开黄铜大锁，接着又把西洋锁一一打开。她扬起手，奋力把箱子里的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扔进了滚滚的长江。她在众人的惊叹中，一掷千金。她微笑着，从容地享受这些惊叹。此间，她还不止一次地回头去看站在身后的李甲。李甲面无表情，沉默不语，他的心神或许已经到了扬州老家。

最后的时刻，杜嫩抱起红木箱子，纵身一跃，她把她的花容月貌连同她的无价宝物一起沉入深不可测的江底。风起来了，浪涛澎湃，摇动了江畔的苇草，摇动了苇草间的那几片枯荷，摇动了红船，甚至摇动了江堤。

瓜洲渡口观者如堵、人山人海，就连军营里的士兵也出来了。鼎沸的人声盖过了风，盖过了江涛。大家说人说宝物，说三道四；或顿足叹惋，或攘臂争辩。那个剃了胡须的老差官也在人群中，他说，他早就知道这箱子不寻常。而在他们的脚下，长江水一如既往，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。

李甲回到扬州后，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。他遵守族规守孝三年，此后一直秉承父亲遗训，专心读书，并绝迹于歌舞风月之地。十年后，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求得了功名。在赴任的前一天，他梦见了柳遇春。柳遇春告诉李甲，杜十娘曾经来找过他，并且送给他一只红木箱子，作为当年为她筹款赎身的报答。杜十娘还对柳遇春说：这是最后一笔，从此以后那些账就全清了。

李甲醒来以后，才想起他还一直收藏着杜嫩的那只铁皮箱，因为害怕睹物伤怀，这些年来才一直没有去碰它。箱子表面上的金漆在杜嫩投江后，就全都剥落了，箱子很快就锈迹斑斑。在路上李甲曾经擦拭过，但越擦铁锈越多。现在，这铁皮箱的样子变得十分丑陋。

李甲试着用铁签去捅那锁眼。这次没有乐音，但箱盖却“豁”地一下开了，里面的灰尘带着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直呛得他嗯喷连声。这箱子也有三层，除了几张名帖和文牒外，尽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红纸包，这些纸包都不同程度地褪了色，上面是密麻麻的蝇头小楷。李甲打开纸包，发现包着的都是头发、指甲、牙齿……纸上除了记有姓名、地址籍贯、生辰八字，还写满了五花八门的海誓山盟。

在箱子的底层，李甲找到一只白纸包，一只独一无二的白纸包。纸包里有两颗牙齿，那张纸上写着：孙富，字善赉，徽州新安人氏，家资巨万，生于隆庆元年，卒于万历十五年。

李甲还记得，他和杜嫩从南京城出来的时候是万历十七年。 （完）